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《清实录》 新疆资料辑录

QING SHI LU
XINJIANG ZILIAO JILU

光绪朝宣统朝卷

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

大清宣統政紀

清
實
錄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光绪朝宣统朝卷

德宗实录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
宣统政纪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至宣统三年十二月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. 光绪朝宣统朝卷/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. —乌鲁木齐:新疆大学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5631-1801-2

I. 清… II. 新… III. 新疆—地方史—史料—清后期 IV. K2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6441 号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 光绪朝宣统朝卷
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* * *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政编码 830046)

邮购电话:(0991)8582200 传真:(0991)8580847

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25 印张 430 千字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

ISBN 7-5631-1801-2 定价:45.00 元

出版前言

《清实录》是《大清历朝实录》的简称,为清代官方纂修的编年体史书。实录最早见于记载的是《梁武帝实录》,自唐代每一皇帝死后,嗣君必敕史臣撰修实录,沿为定例。据统计有百余部之多,但绝大多数已佚。唐代仅存《顺宗实录》、宋代仅存《太宗实录》残本,比较完整的是明清两代的实录。

实录为一代官方史料的总汇,其主要价值在于为后人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。《清实录》卷帙浩繁,体例严谨,内容包括有清一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重要史实,取材多录上谕,奏疏只作转述,按十二帝分为十二部,共四千四百三十三卷,四千多万字。其中前十部由清廷实录馆编撰,后二部即《德宗实录》,民国初年由清室自修五百九十七卷,又修有《宣统政纪》四十三卷(后伪满洲国重编为七十卷)。《清实录》一般用汉、满、蒙三种文字各缮五份,分别收藏于北京皇史宬、乾清宫、内阁实录库、国史馆和沈阳清宫崇谟阁。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伪满洲国期间,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于1934~1936年根据沈阳崇谟阁本影印1220册,其中《德宗实录》110册,《宣统政纪》30册,史称“伪满本”。

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(现历史研究所)在1973~1974年组织人力从事《〈清实录〉新疆资料辑录》工作,从《满洲实录》至《仁宗实录》部分由郭平梁辑录,从《宣宗实录》至《宣统政纪》部分由纪大椿辑录,在编辑资料过程中,得到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、历史系和图书馆的大力支持。由徐伯夫联系印刷和组织校对,校对者:第一册(满洲实录及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圣祖四朝)是郭平梁;第二册(世宗朝及高宗朝乾隆元年至十六年)是齐清顺、梁

克明;第三册(乾隆十七年至二十一年)、第四册(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)是陈超;第五册(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)是纪大椿;第六册(乾隆三十五年至五十二年)是马国荣;第七册(乾隆五十三年至六十年及仁宗朝)是徐伯夫;第八册(嘉庆二十五年至宣宗朝道光八年)是齐清顺、蔡颖;第九册(道光九年至十七年)是钱伯泉;第十册(道光十八年至三十年正月,文宗朝道光三十年正月至咸丰十一年七月)是梁克明、蔡颖;第十一册(穆宗朝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三年)是薛宗正;第十二册(德宗朝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三十四年,宣统政纪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)是郭蕴华。于1978~1982年以不加标题、不加标点符号、不分段的方式铅印成1~12册,供内部使用。20多年来,这套资料在国内外清代新疆史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。但由于事后没有进行检查核对,错漏之处不少。

为了更好地发挥这套史料的作用,推动清代新疆史研究,更为总结了总结清朝治理新疆的经验和教训,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,新疆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帮助支持下,决定认真充实、修订、整理,正式出版《〈清实录〉新疆资料辑录》丛书,首先出版的即为这部光绪朝宣统朝卷。

我们之所以首先选择出版光绪宣统卷,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离我们今天最近,所发生的许多问题,都和今天息息相关。这两个朝代有着丰富的内容:光绪初年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,各省摊解饷银以利西征,清军率先收复乌鲁木齐、玛纳斯,南下吐鲁番,长驱直入,兵抵喀什噶尔、和阗、荡平阿古柏侵略势力,肃清南疆。派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,交涉收回伊犁,以所订条约丧权辱国被革职拿问。左宗棠由甘肃酒泉移驻新疆哈密,指挥伊犁军事。中俄重开谈判,曾纪泽与俄改订伊犁条约,沙俄交还伊犁。新疆正式建省,刘锦棠为首任巡抚。建省后的各项政策措施,民族关系的处理、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。这些为新疆新政奠定了基础,使新政得到一些实施:政治方面包括筹改旧制,

调整行政建置,整顿吏治,增设咨议局等机构;军事方面主要包括编练新军和实行警政;经济方面主要是广开利源,创办实业,筹修铁路,发展通讯业;文化教育方面主要是创办学堂和选派留学生;还有帕米尔问题、新疆辛亥革命等。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必须从历史中去认识自己,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,智慧和力量,而绝不可以忘记过去。

回顾同治年间的西北边疆危机,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,社会动荡,民族仇杀,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,给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和沙俄军队侵占伊犁以可趁之机,使新疆天山南北大部分国土沦陷十年之久。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唇齿相依,唇亡而齿寒,正是在全国内地各省出钱出人出力的支持下,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,才得以收复新疆。这在当时国力虚弱的条件下,确实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。忆昔抚今,我们不能不深感加强民族团结、维护安定统一的重要性,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性,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性。我们不应忘记为保卫边疆、收复新疆做出贡献以至献出生命的前辈先贤。

所幸的是,我们的工作得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纪大椿研究员、中亚研究所原所长郭平梁研究员的热情支持。新疆大学图书馆馆长王开元教授慨然允借“伪满本”清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。新疆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轩编审担任责任编辑,首先使用原书逐页检查核对,添加标点,改错补漏;请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齐清顺研究员进行复审。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苗普生研究员、历史研究所所长田卫疆研究员给予大力配合,借阅中华书局1987年版《清实录》第52~60册(即清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)。又延请新疆文联研究室修仲一编审再次检查核对,出力尤多,并请新疆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高健硕士就全书日期认真核对,最后由新疆大学副校长(现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)吴福环教授终审。此书是新疆大学与新疆社会科学院精诚合作的成果。

关于本书编辑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：

(一)本书以《清实录》伪满本和中华书局本两个版本进行对照,发现伪满本中的删改主要在日本方面的掩饰,对新疆资料方面的影响不大,只是个别地方可见痕迹,如将俄日“狼狈为奸”改为“枝节丛生”,将“勾结滋事”改为“乘机联络”。本书以中华书局本为准。两个版本在日期和卷数上完全一致,伪满本在每卷中单独排出页码,中华书局本在每册中单独排出页码,本书以中华书局本的页码为准。

(二)原内部铅印本中有2条因与新疆无关删去,本书新增补150多条,主要内容为光绪初年对收复新疆有功将领的奖赏,对阵亡将士和死难民众的安恤及中后期对获罪官员的革职与发遣等。

(三)原内部铅印本在每一条资料之上都单独列出日期。如光绪六年正月己丑一日8条资料,每条都列出同一日期。本书简化为一个日期,以一日统领8条资料,每条资料之间空行以区分。

(四)对《清实录》中的错漏字,本书中在错字之后用〔 〕改正,如罗长祐〔祐〕、沙瓜〔木〕胡索特、玛那〔纳〕斯、瞭望〔墩〕、吉〔古〕城、喀噶〔喇〕巴尔噶逊、阿勒台〔尔泰〕山、博罗搭〔塔〕拉等。漏字之后用()补出,如沙米胡索(特)、济木(萨)营、巴尔鲁(克)山等。对书中一般性人名与地名的同名异写则保留未改。

敬祈读者随时赐正,使我们日后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好。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二〇〇三年九月

德宗实录

(28—88页 上卷)

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己卯（十日 1875 1 17）

又谕（内阁），金顺奏，请将筹济军饷出力各员奖励等语。金顺督师西征，经陕西巡抚邵亨豫督同司道，筹拨饷项军火，源源解济，均能无误要需，自应量予奖叙。陕西巡抚邵亨豫著交部从优议叙，布政使谭钟麟著赏给头品顶戴，按察使裕宽著交部从优议叙，前按察使英奎、盐法道沈鹏元，均著赏给二品顶戴，督粮道赵新著交部从优议叙。

（卷1 页82）

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癸未（十四日 1875 1 21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袁保恒奏，择定西征粮台进驻巴里坤一折。据称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两处设立粮台，均不相宜。惟巴里坤为南北适中之地，且紧接大军之后，拟将粮台移设巴城等语。粮台转运事宜，关系甚重，应否进驻巴里坤之处，著左宗棠、袁保恒和衷商榷，奏明办理。移台之后，其饷项一切，仍由陕甘内地行走，必须陕省后路粮台催提转解，以资接济。左宗棠务当督饬地方各官，认真经理，毋得稍分畛域，致误事机。袁保恒奏称，粮台移设后，须拨兵护运，并请于旧部皖军中商调数营。此时皖军能否调拨，并左宗棠能否将应撤之营酌拨马步若干，著该大臣酌度情形，与袁保恒会商妥办。张曜、宋庆现在天山南路，该军粮运，即由左宗棠先为接济。俟移台后应如何统筹兼顾，并著左宗棠、袁保恒随时商办，毋误军食。金顺已抵巴城，即著赶紧部署，迅速西进。金顺到古后，景廉即与该都统将进剿机宜妥为筹办，以期

迅扫逆氛。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办理西征粮台户部左侍郎袁保恒奏，请暂加盐价，以济关外各饷。下部议。

(卷1 页88~89)

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戊子(十九日 1875 1 26)

又谕(内阁)，荣全奏，官兵击败窜匪，请将出力阵亡各员分别奖恤一折。乌鲁木齐回匪窜至普尔塔奇一带，经孝顺等带队迎剿，于黄土冈等处连获胜仗，毙贼二百余名，剿办尚称得手。所有单开出力之协领依楞额，著以副都统记名简放，并赏加头品顶戴。保升著以副都统记名简放。佐领巴彦巴图著以参领尽先即补，先换顶戴，并赏戴花翎。前锋校色克津著免补前锋校，以委前锋参领尽先即补，并赏戴花翎。委参领萨锦达赉著以佐领即补，并赏戴蓝翎。奇莫特著赏给奇车博巴图鲁名号，并赏加佐领衔。佐领定启著赏戴花翎。阵亡之七品顶戴带队官萨哈木、兵丁伊克津泰，均著交部议恤。另片奏，请将前敌出力带兵大员奖励等语。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孝顺，著赏穿黄马褂。广州副都统福珠哩，著交部从优议叙。

谕军机大臣等，荣全奏，剿办窜匪获胜情形一折。乌鲁木齐回匪窜扰普尔塔奇等处，经荣全督饬孝顺等带兵分道迎剿，当于将军沟迤北及奎屯龙口等处连获胜仗，斩擒贼匪多名，剿办尚为得手，所有出力阵亡员弁，已明降谕旨，照该署将军所请，分别奖恤矣。该匪窜向安集海一带，难保不伺隙奔突。仍著荣全饬令前敌带兵各员，认真防剿，遇贼即击，务将此股匪众悉数歼除。所调察哈尔官兵到营，应如何分拨前敌，即著相机调遣，以资得力。金顺已抵巴里坤城，著迅速前进，会商景廉，妥筹剿办，毋任该

匪与玛纳斯贼党勾结纷窜，致滋蔓延。荣全另片奏，征兵渐集，饷项不敷，请飭部添拨月饷等语。著户部即将荣全军营月饷，每月添拨银二万两，源源解解，俾资接济。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（卷2 页94~95）

（111~011 页 8卷）

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壬辰（二十三日 1875 1 30）

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奏，嵩武军开驻哈密，金顺各营由哈密赴巴里坤。报闻。

（111 页 8卷）

（卷2 页100）

光绪元年正月甲寅（十六日 1875 2 21）

又谕（内阁），景廉奏，请撤销保案，并请将护总兵官议处等语。都司陈升猷并未有异常劳绩，乃护理巴里坤镇总兵官中营游击陈升恒咨送哈密请奖。经文麟奏保，俟补缺后在任以游击升用，未免太优，著即行注销。陈升恒于守城应保各员，并不禀商景廉，辄将李凤鸣等咨送哈密，已属不合。且陈升猷系该护总兵官胞弟，经景廉查询咨保情形，该护总兵官诿为不知，尤属谬妄。陈升恒著交部议处。

（111 页 8卷）

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，景廉奏，金顺带队驰抵巴里坤一折。金顺于上年十月督队到坤，暂驻该处，以养兵力。即著将筹备军粮转运军火等事迅速办理，克日整队西进，驰赴古城，毋稍延缓。乌鲁木齐踞匪负隅日久，现在关外兵力较厚，景廉、金顺务当规画全局，妥筹布置，激励将士，迅赴戎机，将乌城亟图克复，并将各处逆匪以次荡平，用副委任。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（111 页 8卷）

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奏，大兵进剿乌垣，回逆力屈势穷，非南窜回疆，即西窜伊犁，尤恐铤而走险，窜扰乌科所属蒙古地方，为

患更巨，不得不预为之备。已咨明乌城将军、参赞大臣，将吉林、黑龙江马队全数飭赴科布多迤南之沙孜盖台，扼要驻扎，以防北窜。并飭沿边一带蒙古游牧量为迁移，牲畜亦随在收敛，纵贼北窜，野无所掠，庶免滋蔓难图。报闻。

(卷3 页110~111)

光绪元年正月丙辰(十八日 1875.2.23)

土尔扈特贝勒鄂齐尔病故无嗣，以其弟散济赉袭爵。

(卷3 页114)

光绪元年正月己未(二十一日 1875.2.26)

又谕(内阁)，英廉奏，请派员管理粮饷等语。现在塔尔巴哈台粮饷等事宜需员经理，著左宗棠循照旧章，于该省实缺理事通判内，遴员前往办理。其通判关防，前因城陷遗失，并著礼部铸给。又谕军机大臣等，英廉奏，营员乖谬妄为、刑逼酿命，请旨惩处一折。委员伊勒春管理大仓，并不小心看守，以致银物被盗，辄以甲兵策楞巴图银镍诬认为赃，转呈究办。营总多仁泰竟不详讯虚实，刑逼成招，以致策楞巴图自戕殒命。此等人命重案，亟应彻底根究。著荣全、英廉会同提集人证，再行严讯确情，按律定拟具奏。该署将军等，务当秉公讯办，毋得各存意见，将此谕令知之。

又谕，准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咨称，奏请乌里雅苏台飭令吉林、黑龙江马队，全数拨赴科城迤南之沙孜盖扼要驻扎，以防贼匪北窜。乌里雅苏台驻防吉林、黑龙江马队官兵仅有六百四十余名，尚不足一队之数。请将侍卫丰陞阿所部、吉林等马队官兵，全数拨往，以资防守。报闻。

又奏，查刻下乌城防剿官兵，除此次拨沙孜盖驻扎仅有官兵一千一百余员名，兵力已形单薄。布伦托海现无警报，所有拨兵驻扎布伦托海之处，似可暂从缓议，拟俟明春饷需稍裕，西路稍有贼警，再酌量情形妥筹布置，随时奏明办理。报闻。

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廉奏，固尔班郭勒台陷雪，冻毙驼只，大同官兵阻滞各台，口粮缺乏，伊犁将军所调吉林官兵亦到台壅滞，拟请设法移台。当查哈木塔噶素图台正南，过哈屯山，尚为岭小雪薄。已将札萨克图普新克什克所安达敏勒、固尔班郭勒两台，暂移在叟依阿曼固尔班通古安设，台吉巴图鄂奇尔所安堆金图一台，暂移在莫多图安设，应付差遣前进。报闻。

又奏，塔城东南两路台站，驼马牛春冬两季乾银，均一两开放，以归画一。报闻。

又奏，台站苦累情形，请量加体恤，以抚边氓而顾运道。下部速议。

(卷3 页117~118)

光绪元年正月癸亥（二十五日 1875 3 2）西番顺，青海德武
谕军机大臣等，景廉奏，关外军粮匮乏情形一折。哈密、巴里坤、古城、济木萨等处，皆系兵燹之余，户口凋敝，田地荒芜，古济招集流民仅数百户，产粮甚少。金顺委员在古城仅买粮七千余石，已收者止四千余石。景廉并无为金顺订买粮二万余石之事。刻下金顺所部驻扎巴里坤，购粮甚为棘手，尚有十余营留扎肃州安西一带，未能前进。至乌里雅苏台等处并不产粮，断难分济大军。已据额勒和布复奏。现在官军陆续西进，若非聚精会神，迅筹剿办，则糜饷老师，何以复疆圉而御外侮。然非军糈充裕、士

饱马腾，则饥溃堪虞，办理亦断难得手。景廉所陈前敌军粮匮乏，均系实在情形，亟应由关内妥为筹画，源源接济。著责成左宗棠将后路粮运事宜实力筹办，并哈密以西各处，应如何设立台站，俾资运送，即行一并妥筹具奏。该大臣务当仰体朝廷眷念西陲之意，力任其难，毋得稍存推诿。倘因军粮不继，致缓师行，贻误事机，定惟左宗棠是问。张曜、宋庆两军，或北至古城合力进取，或由南路进攻吐鲁番，即著景廉、金顺随时妥商调派。现在关外兵力较厚，景廉等务当激励将士，奋勇进剿，收复乌城。倘军粮无缺，而旷日持久，任令踞匪负隅，定惟景廉、金顺是问。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(卷3 页120~121)

光绪元年二月辛未（三日 1875 3 10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有人奏，新疆各城北邻俄罗斯，西界土耳其、天方、波斯各回国，南近英属之印度，即勉图恢复，将来断不能久守。近闻喀什噶尔回首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，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。不独伊犁久踞，中国目前力量，不及专顾西域，可否飭西路统帅，但严守现有边界，不必急图进取。此议果定，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，可撤则撤，可停则停，其停撤之饷，即匀作海防之饷。又有人奏，海疆之患，不能无因而至，其视成败以为动静者，则惟西陲军务。俄人攘我伊犁，势将久假不归。今虽大军出关，而限于馈运，深入为艰，我师日迟，俄人日进，事机之急，莫此为甚。宜以全力注重西征，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，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各等语。刻下情形，如可暂缓西征，节饷以备海防，原于财用不无裨益。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，则俄人得步进步，西北两路已属堪虞，且关外一撤藩篱，难保回匪不复啸聚，肆扰近关一带。关外贼氛既炽，虽欲闭关自守，势有未能。现在通筹全局，究应如何办理之处，著该大臣酌度机宜，妥筹具奏。至关外现在统帅及现有兵力，能否剿灭此贼，抑或尚有

未协之处，应如何调度始能奏效，或必须有人遥制，俾关外诸军作为前敌，专任剿贼，方能有所禀承，并著通盘筹画，详细密陈。肃州克复后，迭次谕令该大臣，将所部各营设法裁并遣撤，原冀撙节饷项，以备出关之需。上年十月间，并据左宗棠奏，亟拟次第裁并，为节饷整军计等语。现在能否续行裁撤，以期匀出饷需，该大臣谅必随时经画，并著一并奏闻。西路用兵，不能不以肃州一带为后路粮台，朝廷不另简派户部堂官办理，迭谕左宗棠驻扎肃州，专司其事，亦以粮运事宜经本省大吏督办，呼应较灵。又恐该大臣公务纷繁，不遑兼顾，并以袁保恒前办西征粮台，数年以来，尚无与左宗棠不能和衷痕迹，故特授袁保恒以户部侍郎，并作为帮办，以为该大臣指臂之助。乃近来彼此齟齬，殊失协和之道。左宗棠阅历之深，居心之正，办事之精细结实，原迥非袁保恒所能及，而该大臣平日亦间有意存畛域气量近褊之处。袁保恒既不能与左宗棠平心商榷，深恐贻误事机，朝廷实深廛虑，且遇事各存意见，则两人同办，转不如一人独办，可免掣肘之虞。左宗棠老成谋国，素著公忠，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应如何处理，自必筹之至熟，而镇西、迪化各厅州皆该督所辖，尤应独任其难。左宗棠前曾有不驻肃州亦可随时料量之奏，如该大臣可以兼顾，抑或一人不能兼顾，而袁保恒实难胜帮办之任，该大臣意中或另有得力之员，可以分任其事，亦不妨据实直陈，均著妥筹密奏。俟奏到后，再降旨将袁保恒撤回。朝廷用人，毫无成见，但求于事有济，该大臣当谅此苦衷也。本日据钱鼎铭奏，中原如无大军镇抚，万一事机猝发，遂成坐困。拟将宋庆所统全部调回潼关扼扎，不但西可顾秦陇，北可蔽晋燕，豫省亦有所恃，且可省一军之刍粟，以供出关诸军之饱腾等语。宋庆所部应否留扎内地，如不令该军西征，关外兵力是否足敷剿办，著左宗棠体察情形，迅速具奏。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。

(卷4 页124~125)

光绪元年二月戊寅（十日 1875 3 17）

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，塔尔巴哈台僻处一隅，荣全现扎该处，与伊犁旗绿各营、蒙古民人等，连年被俄人勒索，穷困堪怜，亟应设法拯救。库尔喀喇乌苏一带屡被玛那〔纳〕斯回逆扰掠，并闻该处贼众有潜赴伊犁者，难保不与俄人暗为勾通。现在大兵进剿，倘该逆乘间西窜，追剿更属不易，是库城一带，防务尤关紧要。该署将军应否督队前进，择要扼扎以资防剿之处，著即斟酌办理。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。

以新疆济木萨等处迭次剿贼出力，予副都统兴禄遇缺简放，副将孔才等升叙加衔有差。（卷4 页127~128）

光绪元年二月壬午（十四日 1875 3 21）

又谕（军机大臣等），左宗棠奏，河州叛回剿办竣事，并覆陈移设粮台事宜各一折。……左宗棠以粮台宜设巴里坤，须于北路广购粮石以济军食。惟前据额勒和布等奏，乌里雅苏台地属苦寒，素不产粮，科布多亦无余粮可采。并据景廉奏，古城一带田地荒芜，收获无几，该都统并无为金顺订买粮二万余石之事。师行粮随，关系极为紧要，所有移设粮台并一切事宜，著左宗棠懍遵本年二月初三日密谕，悉心妥筹，迅速具奏。景廉、额勒和布等各折，著钞给阅看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（卷4 页129~130）

光绪元年二月己丑（二十一日 1875 3 28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文麟、明春奏，详陈哈密地方情形及宋庆拨营到哈办理屯田一折。张曜、宋庆两军，先后拨营赴哈，办理屯田，以资兵食。文麟等以哈密并无民田，所有军屯均回地借种，办理维艰，自属实在情形。惟张曜、宋庆两军，本因转运之难，始

作办屯之计。文麟等自当妥为筹画，以济军糈。该大臣等，以安、敦、玉等处旷土可为屯种，并派员查勘水源，开通渠道。即著文麟、明春妥速布置，张曜业经到哈，宋庆布置妥协不日亦即西进，并著该提督等与文麟、明春和衷商办。张曜各营既因军食未充，不敢轻进，是关内转运之难，不问可知。所有张曜、宋庆两军粮运能否由关内接济之处，著景廉、金顺酌度情形，仍一面与文麟、明春实力筹商，认真办理，总期无误军食，俾可迅赴戎机。哈密兵力甚单，该城防剿事宜，文麟、明春与张曜切实讲求，毋稍疏懈。将此由五百里谕知景廉、金顺、文麟、明春，并传谕张曜、宋庆知之。

（卷4 页134）

光绪元年二月乙未（二十七日 1875 4 3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景廉奏，敬陈粮运事宜一折。据称北路乌科等城无粮可采，仍应在肃州设立总台，安西、哈密、巴里坤设立分台等语。前迭谕左宗棠，将关外各军粮运事宜通筹全局，据实奏陈。此次该都统所称粮台宜设肃州，并应另设分台，系属实在情形，即著左宗棠懍遵二月初三日谕旨，一并筹画迅速具奏。前据左宗棠奏，袁保恒所请开办屯田，殊非此时所宜，当谕令与袁保恒商酌。兹据景廉奏，关外地广人稀，果能大兴屯政，关外多一分收获，关内即少一分转输，虽奏效稍迟，而节省经费之计，无逾于此等语。著左宗棠悉心筹办，勿惜小费而废大计。现在大军进规乌鲁木齐，军糈最关紧要，该大臣务当妥速筹维，认真经理，以裨大局，毋得稍存成见，致误事机。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。

又谕，景廉奏，袁保恒前拨银八万两，委员解至哈密，采买军粮。现在哈密东山粮石缺乏，无可购买，古济现需买粮，盼饷甚殷。拟请移缓就急，将此项银两提解到营，先由古济等处采买，以济军食等语。著照所请，即由袁保恒咨照文麟等，将此项银两

暂存哈密，俟景廉委员到哈，文麟等即飭令解赴景廉军营，以应急需。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（卷4 页137）

光绪元年三月壬寅（五日 1875 4 10）
谕内阁，都察院奏，镶蓝旗四品宗室恩韶，遣抱告以伊叔、已革伊犁将军常清，前在伊犁全家殉难等词，赴该衙门呈诉。据称，同治四年回匪攻扑伊犁时，常清因革职留伊查办，遂随同该城将军等登陴固守。城陷后，常清巷战阵亡，全家同时殉难，殊堪悯恻。常清著照四品官议恤，其母程氏，子德润，女贞格、兰格、安格、定格，妾王氏、越氏，著一并分别旌恤。

（卷5 页143）

光绪元年三月乙巳（八日 1875 4 13）
谕军机大臣等，前据景廉奏，请拨给库银六十万两，经户部议以库款支绌，未能筹拨，仍严催各省迅解拨款应用。兹据景廉奏称，饷需异常支绌，欠发及应用各款，需费浩繁，各省欠解拨款，未能按月筹解，缓不济急，自系实在情形。著户部在于库存项下，先行借拨银三十万两，解交景廉军营，以应急需。此次借拨库款，著由各省欠解景廉军饷内陆续扣还，俾清款目。其余三十万两，仍著户部严催各省，迅速筹解景廉军营，毋稍迟误。将此谕知户部，并由五百里谕令景廉知之。

（卷5 页145）

光绪元年三月丁未（十日 1875 4 15）
以哈密东山剿办窜匪出力，赏提督宋兴元奇彻伯巴图鲁勇号，加总兵官王士魁、副将魏忠义提督衔，余升叙加衔有差。

（卷5 页146）